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九

宋 朱子 纂集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

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揔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而寛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搆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輙得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别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内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脩撰近世脩國

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稾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並弟文昭公縣行述

初為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

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賸藳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聞見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頷之談叢

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為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為明守哀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咎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贓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亡匿於曾公别墅會赦自出子固訟寃再刻復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為鄉議所貶介甫為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鄉

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為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民溫公日錄按公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惟公在側令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剕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

輩蜂出先生洎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其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乎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

弊不可誣也

曾肇　文昭公

字子開鞏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

哉上悟加靚直龍圖閣 楊文靖公撰行狀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熈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頼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宫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

掇其大者别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黄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温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

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
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曾公
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
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
可偏廢閑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曾公相公適
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
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曾公

言未嘗不丁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凡制惟
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
之落職知和州並行述
蘇軾 文忠公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事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
林侍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輙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弟黄門公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公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

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仝上
公言須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
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
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
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公
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廌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恱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𣪍前初

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
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誚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販
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為政每贊
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
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
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
何也介甫見之不恱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

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凡
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甫召之問軾過失其
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
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
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為當今宜為諫官者無若
傅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六七人而景仁舉軾景溫
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
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盖

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

温公日錄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

言者從而媒糵之欲必置之死上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墓誌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

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寛饒乎其疏有云上

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寛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元城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輙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黄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

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

不言 聞見錄

溫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

而君實不恱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温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剌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温公笑而止

為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黙不言聞公所論說輙肯首善之嘗侍上讀祖宗寳訓因及時事公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

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良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

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刼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

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已之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宫東櫺星門外忽有赭蓋犢車青蓋犢車百餘輛

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㫁國太夫人國婆婆國婆婆乃上之乳母㫁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宫不敢言東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談記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

藥殯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後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宗

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

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

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

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

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曰以直言召

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

除商州軍事推官 潁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

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計轍謂諸

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
難其為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
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
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撰
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
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寛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

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櫱之乃以本官出知潁州

轍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

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

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恃權恥過終莫肯改並潁濱遺老傳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宋　朱子　纂集

韓絳　康國獻肅公

字子華叅政忠憲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宗

哲宗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為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為

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産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

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銜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劉貢父撰行狀

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為三司使内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例奏禀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宫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即語條例公未嘗詭隨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為生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痛惻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進用以咨訪焉王荆公

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為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行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公為陜西宣撫使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李邦直撰神道碑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考天下

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行狀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買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賙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辦帝前不得直數求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

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爾邪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上為罷佐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最躐衆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李邦直撰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門下侍郎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彦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静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

國子監主簿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宫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

儒厚德之士神宗内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様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聞見錄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

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柰何公曰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

恩令聽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近日畿内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税寛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治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

其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歛失其節與忠謀讜言欝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知熈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為功讀者竦然行狀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

勵衆乃使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惨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

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東坡集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行狀

先生云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史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

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程氏遺書

傅堯俞　獻簡公

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中書侍郎

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
望

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
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
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
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公上書
請天子聽政又再疏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

聞内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毋喪服除至

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為權同判流內銓行狀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得吉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諭近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温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

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並墓誌范忠宣撰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為和州也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行狀

彭汝礪

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事神宗官至吏部尚書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罷為館閣校勘江西運判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争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

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

紹聖元年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條舉熈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别也問所欲言者公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

則人無不得矣並曹內翰撰墓誌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

宋 朱子 纂集

范純仁 忠宣公

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

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吕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今

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内客舟召其主
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
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
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内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
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
脩粮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

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覬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縻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於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並言行錄

為諫官前後為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

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歛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强兵之術誤惑人主失天下望曾子開撰墓誌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

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眞率會脱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行狀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

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墓誌）

溫公欲令進士名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令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今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

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求上

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聞見錄

先是河北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便公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便

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於官令免夫所出七千盡歸於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令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獘無由致察又從來

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令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言行錄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聞見錄

一日三省同登蕪轍獨進上前論殿試策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再拜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

材大略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已行之言望陛下宣仕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全上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

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

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

汲公者無所不至聞見錄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

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顧朝

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邪言行錄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

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益懼公復有旨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

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語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録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

李之儀次第之聞見錄

表略云益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言行錄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言行錄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

材為巳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内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行狀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手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凰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

勝雖勝亦非也行狀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曰

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

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

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

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

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

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

須之酒食如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須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来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事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歉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

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

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語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臣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

清臣獨當中書益覬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彦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彦與清臣有嫌故忠彦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彦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彦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彦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

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彦懦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銜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

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聞見錄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以為有文正之風焉其在朝廷專務奬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墓誌

王存

字正仲潤州人中進士第哲宗朝官至尚書左丞

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疏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

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来有緣議論得

皇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名擢

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

公在政府時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公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並曽子開撰墓誌

蘇頌

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中進士第相哲宗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名鄉老更定户籍民有怯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

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惟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鄒侍郎撰行狀

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墜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内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

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宋次道(敏求)封還辭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吏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

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元城語錄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

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行狀

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

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北人以為

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

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契丹遇冬至本朝歷先北朝一

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撥滑州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末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

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
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
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知滄州陛辭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邪然
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無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
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易之
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邪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
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

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談訓

元豐中上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以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遷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公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

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

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十條行狀

公掌天官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闕陞磨勘或以功

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敕吏曰其官

緣其事當會其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

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

者服乃退其不服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建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行狀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上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

法也後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歲晉文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默詠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又以何法乃眞强記爾

公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用章郎中為吏以循良稱數典大郡政績尤異因造請求異聞其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

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鏄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楊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土木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大則可小

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

公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

公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覯過而神考以謂直

久而自明也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並談訓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二

宋 朱子 纂集

劉摯 忠肅公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誕中有向背有

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説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據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二三年間開闔動揺無一物得安其所

者盖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
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
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
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
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
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
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
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今三邊創

瘼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衡州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建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閼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

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
雙廟者唐張廵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
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
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
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者速令行下吏不施行
哲宗嗣位公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
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
任便殿燕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讀以廣睿智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材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並門人劉仿撰行實）

公自青社罷職知黄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執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

責吾曹死無所恨弟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劉大諫序公文集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墓誌

除監察御史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黄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閤門復上疏云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之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頗謟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儈稽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皆足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

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
又少進曰陛下令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
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
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
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
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
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
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

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並墓誌張芸叟撰

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

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係年錄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墓誌

劉安世　元城先生

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於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言行錄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

所疑質馬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殻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生也動安世不得道護錄云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

石東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歴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彦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并言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

曰確詩十篇多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喻謗訕
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
自謂齒髪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倖
復用攄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
光禄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争以為責命
太輕未厭輿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
貴近公復言蔡確黄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

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為家人僱乳母身媪以謂無

有詰其故因言内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

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内東門司

開封府録實預其事公與府録有契因折簡問之答

如所聞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

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

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閭粗有百金之産猶

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

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

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崔乳母者為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怨公

自宗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既薨之後荊公之徒多為飛語以動揺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

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熈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熈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若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為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

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吕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讎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儆仲尭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

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為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為知言並言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

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蚘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凛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聞見錄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

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御恕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畢禫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為證訟劉丞相等誣

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傾揺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貺之以貺為兄以兄為昆也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者眇躬

謂主上挈既懷無君之心有動揺不逞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為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為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屏人説来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彦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罵劉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雇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

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令摯
貶死嶺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
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
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
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
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
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
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

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並言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

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
春循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説着也怕八州惡地
安世歷徧七州道護錄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内侍梁師
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
可自京師来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
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来之意大槩以諸孫
求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

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
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
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言行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
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
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
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

已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馬永卿編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輙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

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葢以其人素有徳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專攻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語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熈寧初與陳晹叔吕寶臣同任樞密晹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吕寶臣尤善稱停事每

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賓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童蒙訓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絶賔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刼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往往傳誦以為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

公若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顔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盖棺而去言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材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

宋　朱子　纂集

范祖禹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先嘗為太史著唐鑑官至内翰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為

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故稱淳甫家傳

熙寧三年温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劉攽劉恕及温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公在洛温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尤多同上

除正言客有言於温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温公正色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奏進其書家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欒城先生於潁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遺事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為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

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頤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比亦欲出而二郎勸止遂已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

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臣以為宜於四福院增益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宜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民上納用焉

講讀論語畢賜宴於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

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是夏權任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

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
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
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占也凡人之
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
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
極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
之詳偏見異論者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失

中人情不安矣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

禁中下開封覔乳母十人公在告聞之即上疏曰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千

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乎萬
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
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
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言四事一
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又與諸公討
論講議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為禮上之及中宮初
建又解家人卦以獻

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八卷上之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直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

命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公奏臣伏覩仁宗在位四十二年
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
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
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
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
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
之為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

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為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

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諫稽法祖宗而專引仁宗行事以為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為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

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

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太王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

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為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

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溢溢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為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李廌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樂院公為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

陳行園也行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專心一意保佑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

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不如

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
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此等既上誤
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初公
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之章遂附
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
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曰陛
下嗣位幸頼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惠卿
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

離而後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
故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夫以
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爲陛下立
太平之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
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
有旨召内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
政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内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
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訐為直以無為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為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悖下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母以保護上躬而已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
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十三也遺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
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
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
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

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吕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啣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毁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温公不立

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聞見錄

鄒浩　吏部侍郎

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歷揚州潁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名對除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

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
四年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
觀四年復直龍圖閣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二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
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
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
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

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宫虚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阱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公既死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

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来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葢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巳任至垂絶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

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龜山集鄒公奏議集序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程氏遺書

志完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正言姿

志完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

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俱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胡氏

傳家錄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厲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

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若相喜若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又

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頴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后時浩之言驗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

承君入為太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

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

大疾承君日自挾醫户問病者藥之良勤得疾而卒

聞見錄

陳瓘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劔州人中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

位至監察御史

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師待公甚厚初卞嘗為公語張

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虚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

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冊
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
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
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
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
悞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
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
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

為今之計唯當絶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

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説無

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

雖忤意亦頗驚畏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

別章到閼召公為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

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

遷

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録皆蔡卞之黨也

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毁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毁矣

嘗為别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

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揺荆公之學也
卞既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禁絶史學計畫已定唯
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
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
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
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
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

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虚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

文有曰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述

令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録以修裕陵實録變亂是

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録辨乞改實

録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

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遷人石悈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

論訩訩咸以為將有處分於公也悈至果揚言怖公

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
庭大陳獄具盖朝旨取索尊尭副本而怵爲此以相
迫脅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怵失
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
尭集副本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
則朝廷指揮取尊尭集耳追攝至此復欲何爲因問
之曰君知尊尭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尭而以主
上爲舜也助舜尊尭何謂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

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璀此語璀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惐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説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為撓惐亦終不能為害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嶷之徒皆當時

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嶷與

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嶷為太學生以

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

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

公其人也至次年嶷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務與前

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

尤甚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

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閲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請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並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為

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将顛或問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鹽藥自輔云天下将有頼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籙會黃冠釋
子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
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
業地無愧是神仙
公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乙丑為禮部貢院點檢
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
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
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

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遺事並仝

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太遽迨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

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龜山撰公祠堂記）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

宋 朱子 纂集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樞密直學士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閒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

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巳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以為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

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葉祖洽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

遼夐世族前後令罕能制敝蒙請託習以為常公夜

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

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

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

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

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

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斁士之自遠方来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行狀

公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迷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伺之引郡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迷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

蔽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筆談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

孫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

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

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之去也

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

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

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

刑首為𧷤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行狀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名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行狀

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於江以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

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剏望亭古堰而
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豐登穰歲

饗矣祠堂記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
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候知
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
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況義之所在知無
不言夫豈知鈇鑕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顧

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家塾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

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

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至秘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范太史撰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
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
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斷
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
名乃進士劉恕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作十國紀年序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
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
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

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亹亹無窮上下數千載間

細大之事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

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

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

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

者則以委之光蒙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

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倣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絶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

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隠悪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謟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慾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書貽之固辭強與之行及頴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之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並十國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

新經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范太史遺事

徐積 節孝先生

字仲車楚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

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童蒙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同上

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

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册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册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

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後蘇哭不輟聲
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
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
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
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悦
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
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

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

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先生為文率用腹稿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

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巳之力不費巳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並行

狀王資深撰

陳無巳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侍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官至祕書省正字

無巳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

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 謝克家撰文集序

傅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 道卿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

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復常者故得一官

蘇内翰答李廌書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

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冐法義閙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後山集答秦少游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